

张恨水
著



梦 一 十 八

团结出版社

张恨水 著



八十一梦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十一梦/张恨水著.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07

(张恨水抗战作品经典)

ISBN 978-7-80214-301-2

I.八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I 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8725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话: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网址: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123456@tjpress.com(出版社) 65228880@tjpress.com(投稿)

65133603@tjpress.com(购书) 65244790@tjpress.com(投诉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三河东方印刷厂

装订:三河小窝头装订厂

开本:170×230(毫米) 1/16

印张:14.25

字数:195 千字

印数:6000 册

版次:2007 年 7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7 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14-301-2/I·135

定价:24.8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序 言

恨水先生的小说，不仅在中国文坛上早负盛名，即在世界文艺著作林中，也有他相当地位，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事实。

恨水先生在本报发表小说，《八十一梦》是第三篇，在前面是《疯狂》，更前面一篇，在南京时发表的是《市井列传》，以后是更多，譬如现在正在报上刊登的《牛马走》和《偶像》，每一篇小说，都包含着一个人生的理想境界，当然不仅是在本报的发表小说为然，从《春明外史》起，他对于任何一篇小说，从未随意下笔，许多读者，都诧异恨水先生写作之富，有几人知道他构思之苦呢？

有些读者们，最爱问每一作者的代表作是什么？这是使作者最难解答的一个难题，譬如恨水先生的代表作，是《春明外史》吗？是《啼笑因缘》吗？抑或是这篇《八十一梦》呢？假如依我个人的看法，要说《八十一梦》是恨水先生一切杰作中的杰作。

我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决不能因为《八十一梦》而抹煞恨水先生其他作品的成功，我们只是应该明白，《春明外史》和《啼笑因缘》是恨水先生成名的作品，而这篇《八十一梦》却是恨水先生成名以后的作品。《春明外史》和《啼笑因缘》是恨水先生于承平之日写的，而这篇《八十一梦》却是写作于国破家离的今日。我们先须了解作者的心情和环境，然后才可以批评他的作品。

记得二十六年的冬天，恨水先生以抱病之身，坐在一条拥满了人头的小船上，从几千里外来到重庆。他抛弃了他所经营的事业和家庭，《南京人报》的印刷机器装了箱，老太太和一家人回到了故乡山上，他只身西来，他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愿意贴紧在这抗战司令台下，不辞任何艰苦，尽他所尽的一份力量。可是，环境给他的印象又是什么呢？愤慨，感触，还有说不出的一些情绪。

我们时常谈起：抗战胜利以后是什么情状呢？恨水先生用他最强的联想，说出了种种的境界，说了之后，他就下笔去写。一年的工夫，完成这一部《八十一梦》。梦，永远做不完的梦，岂只“八十一”，何况又被“鼠

咬虫齿”去了一大半呢？然而这《八十一梦》，足可以概括所有的梦，当在《新民报》逐日发表的时候，好多读者都受了影响。使《八十一梦》中的人物，一齐认真的到了读者的梦中，不用说，这些梦是包含有他的愤慨，感触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情绪。

《新民报》在重庆复刊，恨水先生主持副刊，担任主笔，我个人与恨水先生的往还既多，于是认识得也更不同于昔日。恨水先生对于古圣先贤的言论文章，润吉至富，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掉书袋的书呆子。恨水先生对于社会人情，透辟表里，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浪荡的风花雪月式女人。恨水先生的爽兀豪慨，道义潇洒，是朋友中的“老大哥”。如果我们看到他作品中描写的精细入微，最初觉得奇怪。为什么他会这样深刻呢？及至相交既久，我们就又会想到，除了他，谁还能写得这样深刻！

所以说：只有恨水先生才能写得出《八十一梦》，只有《八十一梦》才是恨水先生杰作中的杰作。

《八十一梦》是恨水先生作品中一个新阶段。这个新阶段，冲破了旧时代旧小说之藩篱，展开了一个新局面。寓意之深远，含蓄之蕴藉，寄情之豪迈，每一个读者，必当和我一样，起了共鸣，起了同感。是抗战声中砭石，也是建国途上的南针。这种表现，还应该说，恨水先生不是“有所为而为”，乃是他学养人格自然反映的结果。一个学养人格的作家，是不会与大时代脱节的。杜甫是千古诗宗，入蜀以后，才愈显其大气磅礴。我们对于恨水先生的小说也就是这样看法。在这大时代中当然要有这一部作品产生，这个责任当然应由恨水先生担负。我们欣赏《八十一梦》的成功，因为如此，“就不可说这是什么奇迹”。

恨水先生担负了他写作的责任，理想境界已达到极端圆熟之点。《新民报》过去以得发表这篇小说为荣幸，到今天，自然更以印刷这一个单行本为荣幸。读者自有批评，我个人是不能“阿私所好”。然而我个人对于这篇小说的由来，这篇小说的成功，是应该有所记述的。

恨水先生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前途，想来是无穷尽的。《八十一梦》算做我们的“第一站”吧！

陈铭德序 中华民国三十年冬尽于陪都《新民报》总经理室

自序

不佞治小说为业，二十余年于兹矣。毕生除半部分精力为新闻记者外，胥消磨于构思书写之间，此虽不得云业近专门，然尚能力守见异思迁之戒。其必写小说与当记者并兼者，则以中国文人卖文，计字论钱，辄曰千字若干元，专写小说，势不能糊口。而专事新闻，既不堪久为夜间工作，且弃去少小之所嗜好，又非所愿。蹉跎半生，毫无成就，遂依然措大，有如今日。但读书略获进益，差知富贵浮云，苟吾心之所安，初亦不必他求。故韩愈所云，而发苍苍，而视茫茫，而齿牙动摇，窃犹乐此不疲也。抗战军兴，文人曾一度等诸废物，而不佞则以身为记者，犹得托迹后方。至一章一回之经营，本欲搁笔，乃战局稍定，社会颇感需此。吾本家山全破，行李萧然，苟可稍益得钱，略解困苦，又何乐不为？于是来渝之次岁，又稍稍以小说稿，发表沪汉港渝数地。论其动机，至为鄙陋可笑。但苟利国家，于字里行间，自当勉为之。盖吾为中国人，自当有以报中国，报国而又在吾职业中为之，未另有所耗于血汗，此最便宜事，奈何不为乎？以此，四年以来，吾未尝敢言有何运动，亦未尝敢言有何贡献，且亦不必云曾如何如何紧守岗位，徒令人齿冷肤栗。但社会不厌我，拙作能在报端日日发表下去，斯亦足矣。吾既立此一准则，故发表于汉港沪者，其小说题材，多为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。发表于渝者，则略转笔锋，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。夫治苦闷之良剂，莫过于愉快。吾虽不能日言前方毙寇若干，然使人读之启齿一哂者，则尚优为之，于是吾乃有以取材于《儒林外史》与《西游》、《封神》之间矣。此《八十一梦》所由作也。

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张恨水序于重庆之南温泉

目 录



序 言	陈铭德 1
自 序	1
楔 子 鼠齿下的剩余	1
第 五 梦 号外号外	4
第 八 梦 生财有道	17
第 十 梦 狗头国之一瞥	28
第 十 五 梦 退回去了廿年	37
第二十四梦 一场未完的戏	50
第三十二梦 星期日	60
第三十六梦 天堂之游	75
第四十八梦 在钟馗帐下	94
第五十五梦 忠实分子	111
第五十八梦 上下古今	127
第六十四梦 “追”	144
第七十二梦 我是孙悟空	160
第七十七梦 北平之冬	176
第 八 十 梦 回到了南京	196
尾 声	216

楔 子

鼠齿下的剩余

梦这个东西，虽然在生理上解释起来，不过是一种神经潜忆力的反映，可是有许多梦是人的思想所不曾考虑到的，这反映从何而来呢？世界上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把梦当作一种寄托。尽管明知道是脑子里的幻想，却撇开了不谈，故意去渲染描写。这梦之为物，就越说越玄了。前几年，我寄居北平，曾得一次做梦的怪病，头一落枕，梦神就来纠缠。其初还无所苦，两三月之后，却不胜其扰。向许多名医请教过，也无良法应付，直等我做了半年多的旅行，才把这梦躲开。说说是若干年头了，这梦神又到四川的乱山茅屋纸窗下，把我找着。不论是黄昏，是夜半，是天明，甚至是中午，只要我睡到床上，梦神立刻就引导我到另一个世界去。这世界里的七情变幻，比我们这世界是紧张得多，有时刺激得过于厉害，把我睡直了的身体，惊动得坐了起来。梦醒之后，回想梦里那些情景，却也不少可歌可泣的。因之我每在睡眠朦胧，精神恍惚的时候，我立刻把梦境重默想一遍。到了次日早起，我第一件事，就是抽笔展纸把梦里的事情默写出来。有时梦境太离奇而有趣了，我等不着次日，半夜披衣起床，把案头的植物油灯点着，就狂写起来。山村里本来是很清静的，每当我写到腕酸墨枯的时候，放下笔，将暖水瓶里的开水，倒出半杯，掺上茶壶里残剩的冷茶，一面喝着，一面出神。耳里所听到，只是隔壁人家的鼾呼声。桌上的植物油灯，虽也受过科学的洗礼，罩着玻璃罩子，可是它总发出那种带病态的黄光。在黄色灯光里，看看这斗大的屋子，右边竹格书架上，

堆了一叠乱书。左边白木茶几上，瓦瓶子里，插着细瘦的白菊，增加了我不少低徊趣味。土墙上的白石灰，落脱不少，倒是挂了一个小篾篮子，里面盛满了在山村农家买来的红薯，墙窟窿眼里，时时伸出半截老鼠身子，偷看那篮子，这一种情景，在飘零作客的人看来完全反映着他的生活是什么。所以许多不能自己的悲鸣，无可发泄，也就借着记述梦里的事情，聊以解嘲。记得袁子才的随园诗话里，有这样十四个字“梦中得句浑忘却，推醒姬人代记诗。”那意思好像很羡慕这种遭遇。到了现在，妇女识字，已是极平凡的事，文人的太太，能懂两句诗，也不算稀奇。所以我有时梦中惊醒，不愿起来追记，就叫醒了太太，把梦告诉她，等到次日起来，要追记而又不十分清楚，那就请教这位顾问。她觉得我这种举动太呆子气了，就问我，把这些梦记述起来什么意思？我说：“这意思两个字，那太难讲了。街头上卖的小唱本，如珍珠塔梁山伯之类，我们觉得不登大雅之堂，可是有许多下层民众，为着那故事，增不少兴奋，流不少眼泪。屈子之骚，相如之赋，各有千秋，可是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也许有很多学文学的大学生看了个不知所云。所以这有意思没有意思，倒不必一眼看死。我自己以为有意思，就把来当个有意思的事情做吧。”她听了我的话，也无法难之，也就让我胡闹下去。这样一日记下二三梦，或一日记一梦，或两三日记一梦，写了不知不觉一大卷纸，点点次数，共是八十一梦。到了这里，我对太太说：“九九归一，可以收笔了。”就把这卷稿纸订了一个小册子，将我这玉钩斜的笔法，在封面题了“八十一梦”四个大字。山窗偶得余暇，自己展开来一读，想到梦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昂头大笑一阵，却也足以解忧。不过反过来，再回想梦中的生离死别，未尝不是真事所反映的，又着实增加许多伤感，多少可以渗透一点人生意味。这样翻阅着，也不知有多少次。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原故，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，在梦本之上，多添了一点油腥气。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，误认这一本空虚无所可求的梦稿，也可以是咀嚼的东西，到了晚上，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把它的牙与爪，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。等我发觉了的时候，捧在手上一看，确是一捧稀破烂糟的纸渣。虽然我对写东西，并没有怎样

敝帚自珍过，然而我所记下的许许多多的梦都不可复记了。对了那捧烂纸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女人总是比男人心细一些的。我那位她，对我懊丧之余，无以相慰，就费了两天的工夫，整理剪贴，居然把这堆乱纸还清理出来若干篇完好的，重新给我装订着。其间有差个三句五句，或三行五行的，我又随意写得联串起来。耗子大王，虽有始皇之威，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，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。好在所记的八十一梦是梦，梦自告段落，纵然失落了中间许多篇，与各个梦里的故事无碍。为了免耗子再来咀嚼所遗弃的残稿起见，就送到报馆的排字房，当我编报的材料。报纸印出来千千万万张，耗子不能一一而咬之。既可搪塞工作，又可保留我的梦影，也就一举而两得了。有人说：当抗战建国之时，文人既不能上前线杀敌，在后方也当做些相当有效的宣传工作，青天白日，向读报人大谈其梦，何其无聊？我对于朋友这样看得起，倒十分感激，因写二十八个字答复他：

羞向朱门乞蒺藜，荒山茅屋学忘机。卢生自说邯郸梦，未必槐荫没是非。

闲言少说，诸公有对于现实的社会，感到烦腻的，看一看我写的梦中生活吧。

这是个半阴晴的天气，太阳在白灰色的云层里，时时的透露出来。这是四川的春季，已经是很好的天色了。为了旧居的房屋，让雨冲洗坏了，只好暂住在旅馆。无奈一家人拥挤在一间屋子里，非常不舒服。而且每日这两顿饭，就发生问题。妻又对我说：“这附近没有一点防空设备，像今天这样的天气，就颇为可虑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应当在空旷而有防空设备的地方赶快去找两间房子。至于要用多少钱，我们倒不必计较。”自搬到这旅馆里来以后，妻始终是皱了眉头子的。我听了这话，想起朋友介绍的新市区一所房子，立刻就去看房。那是空旷岚垭里面。西式的楼房，背靠了一座小山，门口除了有三棵高大的梧桐树，还簇拥着一丛竹子。树竹之外，还有一片水田。远对高高的大山，局促在市区小巷子里的人，对于这环境，先有三分满意。那是一个六七层台阶的八字门楼，梧桐树的新绿叶子，撒了一片浓荫，把门前罩着。门是敞开的，门框上并没有贴着招徕的租帖，我疑心我是错误了，踌躇了不敢上前。但根据朋友所说的门牌号数，那是对的，而且门上贴有一张金寓的字条，更与朋友所说的相符。我就大着胆子，走上台阶，对门环轻轻敲了两下。这是北平与南京的规矩，颇不适用于重庆。我就只好走了进去，站在院子里咳嗽了两声。这院子是个长方形的，三面白粉墙，东角有两棵枇杷树，西角一棵夹竹桃，鹅卵石面的地，长着浅浅的青苔。上面一带走廊，并排五开间房屋，这更让我满意了，心里自己告诉自己，假如这里有房子的话，决定在这里住下了。正如此想着，出来一位五十

上下的人，身着蓝绸长夹袄，鼻梁上架着大框圆眼镜，手里捧了一支水烟袋，缓缓走了出来。问道：“做啥子？”我听他是本地口音，我只得勉强操了下江川话，答道：“贵处有房子出佃吗？”他道：“是哪一位介绍来的？我们并没有出租帖？”我说：“是安生介绍来的。”他有了一点笑容，点头道：“房子是有两间，我们要熟人介绍来的才出佃。阁下是不是姓张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捧着水烟袋，走下了台阶，又问道：“阁下在银行里服务吗？”我心想：这好像就是房东。恐怕不会欢迎穷大措，又含糊答应了一个是字。但我的良心立刻裁判我犯罪了。所以那个是字，说出来是很低微，几乎我自己都听不到。他道：“贵处哪一省？”我说：“安徽。”他又问：“府上有多少人？”我说两个大人，两个小孩。他问道：“府上只有这几个人吗？”说着，眼珠在眼镜里面向我周身一溜，他疑心我撒谎。我说：“舍下人口很多，但都在故乡没有出来。”他问：“你贵处沦陷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一度沦陷的，但已经收复多时了。”他点点头说了个“哦”字。我心想我还没成佃客，你已考问得够了。但我依然很客气，向他笑道：“房子在哪里？可以引我看一看吗？”他将手上的纸煤，指了指走廊里面东西一间房子道：“就是这个，房子很好，用不着看。”不过他虽这样说了，倒是捧着水烟袋走上了台阶，引着我到门边，推开了门让我张望。这是西式建筑，房子是前后间，地板油漆得光亮，靠墙一排纱窗，光线也很充足。我完全满意了，就问这房租要多少钱一月？他道：“我们重庆规矩，房子是论季佃的哟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问起来当然是多少钱一个月。”他把左手托了水烟袋，纸煤压在烟袋底下，右手来慢慢的搓着，眼皮下垂，沉着脸色道：“你看，这里有电灯，你随时搬进来，插上灯泡子就亮了。自来水也在附近……”我说：“我相当满意，但是要多少钱一季呢？”他说：“本来我们不出佃的，这不过是分给朋友住。每间屋子要一百六十块钱一个月，一季三个月，先交，另交押租两个月。”我沉吟了一会，笑说：“两间屋是三百二十元一月，一季是一千二百八十元，再加押租六百四十元，共要交出一千九百二十元，才可搬进屋子来住了。”他说：“押租是要退还的。你看看，我们房后面这个防空壕，有多么结实。”我本不想看，这样高贵的房价，根本我无力负担，话不必向下说了。但是他

既提到了防空壕最好，我倒要看看。便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是打的山洞吗？”那人满脸是笑容，点点头道：“可以来看看，就在这屋子后崖脚下。”说着，他就在前面引路。我跟他转过这进屋子，后面又是一进屋子，在他房的后壁就是借石崖当墙。在石壁脚下，开了一个洞门，他开着外面的两扇白木门，扭着洞里的电灯，笑道：“你看吧，全市也不会找到我这样的几座防空壕。不说房租，就光是这座飞机洞洞，我们也可以卖人家五十元一张的防空证。假使府上有四个人，这房子算是白住，不过是出了四张防空证的钱罢了。”他说着，一定要我进洞去看看，表示他所说的，实在是真情。我随他进去看看，这洞也不过丈来深，三四尺阔，除了这是在整石山里打进去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可宝贵之处。于是问道：“你先生就是房东了。”他沉吟了一会子，引我出了洞，熄着电灯，关了洞门，很久才答道：“这房子是我亲戚的，但我能做主。”我这就断定他是房东了，因道：“房子我是十分满意的，这房钱可不可以……”他不等我说完，仿佛像街上小贩子回价的声调，答应了我地道川调三个字“没有少！”我们已走到了堂屋里，我虽嫌着房钱过于昂贵，在一切条件上，妻是满意的，在万不能放松的当儿，我找了一点他让步的地位，因问道：“可不可以按月付款？”他脸上一点笑容没有，摇摇头道：“本城的规矩，都是论季吗！”我觉得这房东有包孝肃的人格，铁面无私，只得告辞道：“好！我回去商量商量！”他依然板着面孔，并不理会我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吆唤的声音，破空而至，“号外，号外！日本军队总崩溃，我军收复南京的消息。号外号外，日本发生革命，下江日本军队大败的消息！”“买号外，这里这里！”“买号外呀！”立刻大门外，一阵喧哗。先前几声吆唤，送进我的耳鼓，我还是侧了脸静心的听着，等到喊过了两遍，我忍不住了，转身就向大门外跑了去，这地方虽然空旷，可是四面八方，都有房子。只见各屋子门里牵连不断地向外吐着人，全奔了大路上来，向两个报贩子围着。我抢上了前买得了一份，来不及找地方坐了，就站在路边水田埂上两手捧着一张号外看。果然纸上茶杯口大的题目：“东战场寇军总崩溃，我军今晨光复南京。”我定了一定神，再将消息的全文看看。那文字说，今日公布消息：“自去冬以来，东京迭被轰炸，日本人民，反战情绪日高。加之海洋封锁加

紧，敌国物价腾涨，粮食缺乏，人民已无法生活，前三日，海军被英美荷联合舰队击溃，全国哗然。大阪首先发生民众革命，一部分驻军附和，警察未能干涉，次日风潮波及东京。皇军及军部要人，一律出逃。全国骚然。在中国敌军，初尚力守秘密，后以日本广播不断送出消息，敌军下级军官，首先动摇。东战场安庆、芜湖、南京、徐州、杭州敌军，于昨日上午，突然崩溃，纷占舟车，奔赴海口，企图回国。以上各城郊我游击队伍，由民众欢迎入城。首都附近，本有游击队极多。昨晚少数同志入城侦察，证实敌军大部已退。今晨拂晓，我游击队若干，由中华门向城内进攻。敌军略予抵抗，即溃奔下关而去。晨九时，我大批游击队入城。在城五十万人民，鹄立街头，燃爆欢迎，欢呼之声，上达云霄，并有人民将旧藏之青白国旗，升悬鼓楼，人民见之肃立致敬，有喜极下泣者。我大队正规军已接得命令，赶赴南京，今日下午可到。其安庆以上之敌军，南北归路已断，将悉数被俘。”我将这张号外，一口气把它读完，只觉周身血管紧张，脊梁上出汗。心里头那一种愉快，立刻我身子就像减轻了几十斤，也好像我变成了一个四五岁小孩子，我不能平平稳稳的走路，我必须跳着走。我这一跳，至少可以跳在那电线杆上坐着。我也怕这张号外读得太快了，有什么错误，两手捧了那张号外，从头至尾，又看了一遍，果然，我们已光复了首都，扬子江上游的敌军，一齐要被俘。我想着妻住在旅馆苦闷得不得了，这一下子，可以高兴一阵了。于是拔开两腿，赶紧就向旅馆走。可是没有走到十步，就听到后面有人高声叫着“张先生慢走”。我回头看时，正是那位房东，老远抬起一只手来，向我招了几招。我回身迎着向前，他放下全副正经面孔，每个细胞里都推出笑容来，向我点点头道：“我看你老哥是个规矩人，极愿意和你交一个朋友，若是你老哥有意佃我的房子，我愿减少一些房价，押佃那简直就不要了。”我说：“好！多谢你的盛意，等我回去和太太商量好了，再来回信。”房东道：“还有一件原因，可以奉告的，就是我家许多木器家伙，都可以借用。”我说：“那更好了，内人一定也满意。”房东说：“我们收复南京了，阁下不回下江吗？”我笑说：“回是要回去的，但是也不能马上就走。”那房东听说，脸上透着有点懊丧。慢吞吞地道：“这号外是宣传品，哪有浪样快哟？”我也顾

不了许多，说声再会，径自向回家路上走来。由小路走到大街，也不过十几分钟，又看到几个贩报小孩子，腋下夹着整叠的印刷品，手里飞舞着两张，口内大喊“第二次号外，第二次号外。”随了这叫唤声，街上人也就都围着卖报的纷纷抢着买。我挤了上前，买着一份，就站在人家店铺的屋檐下，两手捧了看。见那号外上印着两行大题目，“我军又收复镇江常州，华北冠军全部动摇”。再看那本文说：“公布消息，我军收复南京后，残余冠军，大部分乘火车顺京沪线东溃，少数由下关江面，乘轮逃走。镇江常州两处少数冠军，得知南京冠军崩溃消息，已先数小时，截留火车，悉数逃往上海。我附郊游击队，兵不血刃，已入城安民。又据可靠情报，平绥线上寇以孤军深入，准备撤退。山西冠军，且已由风陵渡北撤，平津冠军干部，一面搜刮财货，预备万一，一面放出议和消息，以定汉奸之心。华北冠军之总崩溃，其时期亦已来临矣。”我又定了一定神，想着，这两次号外，接连看来，消息也很有秩序，大概不会有什么夸张。果然如此，我为了职业关系，应当首先离川了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一阵劈劈啪啪的爆竹声，把我惊醒过来，回头看时，我正站在一家小百货公司门口。有一个人操着南京口音道：“噫！这不是张师儿？请进来吃杯茶。”我也认得这人，是在南京花牌楼开小洋货店的王老板。便笑道：“好了，王老板，我们快上夫子庙奇芳阁吃茶了。”他也笑容满面，拉着我的手到他账房里去坐。大概是十分高兴的原故，在身上掏出钥匙，开了账桌子抽屉，取出一筒三炮台香烟来敬客。我笑道：“拿这样好的烟敬客，也太客气了。”王老板笑道：“烟马上要落价了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回南京的时候，少不得还有许多事要请你帮忙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。不过你这公司股东很多，都是有办法的人呀。”王老板将脸色一正，把他坐着的椅子拖开了一步，低声向我道：“我这些伙计，在此地占我的便宜占够了。到了南京去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门面，有我自己的主顾，实不相瞒，在四川做了两三年生意，我也多少有了一点本钱，回去我要自己做生意，不同这些人合作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都是共过患难的人，不应当……”王老板抢着说：“现在有什么应当不应当？他们在重庆另做了许多外快生意，也没有分过我一文。回到南京去，他们的店面子没有了，只有我的。跟着合作下去，那只有他们图

现成，我不干。”他说到高兴的时候，仿佛他已把所有的财产都收回来了，昂着头靠着椅背，颇是得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徒弟抢着进来报告，洪老板来了。一言未了，便听到外面有人喊了进来道：“痛快痛快！日本鬼子也有今天。陶然兄，我们也买两千爆竹来放放吧。”说着，见一个胖子，满脸通红，满头是汗，手里拿了呢帽当扇子摇，一路笑着叫着，走了进来。王老板道：“你看到号外了？”洪老板道：“我买了，我都买了。”说着，在怀里掏出七八张号外放在桌上。我们彼此也认得的，我道：“听说也只发过两次号外，买上许多做什么？”洪老板笑道：“我也莫名其妙，看到街上许多卖号外的，我就忍不住买上一份。我们可以回老家了，花这两个钱，不在乎，不在乎！”王老板笑道：“你倒来得快，马上就决定回老家了。”洪老板笑道：“我们做生意的，讲个早晚市价不同，自然要抢回南京，好去布置一切。”王老板淡淡地道：“是不是回南京去做生意，我还没有决定。以后我们要做建国事业，应该投资到农业工业上去。做商人总是一个剥削分子，在生产和消费的两者之间弄钱。说厉害一些，和贪官污吏好不了多少。”他说着，取了一支香烟，昂起头来吸着。我听了这话，大吃一惊，一个做老板的人，会懂得这些玩意。洪老板也被他三言两语抵住着，只望了他说不出话来。我含着笑，也取了一支烟来吸。王老板将身子摇摇道：“张先生，你不要笑我，我早就觉悟了。以后我们……”门外又突然发出一种上海腔道：“陶然阿在里向？今朝格号外，阿看见？真来得痛快。格转小东洋败得个邪行，真是唔拨想到。吃老酒去！吃老酒去！”随了这话，一位八字胡须光头的人，走了进来。虽然是个老年人，然而身穿一件蓝湖绉夹袍，两只袖子，反卷了里面白袖衫子一截袖头在外。王老板笑道：“刘老板又有好题目吃老酒了。”刘老板一摸胡子道：“勿！阿拉野有一眼正经事体，搭耐商量。昨日子坎坎在仰光定仔一批货，大概值五万洋钿，要是货运来拉。阿拉应该到仔汉口哉！阿是要触霉头？耐阿有啥法子好想？”这位老板，不折不扣，说一口宁波腔的上海话，嗓门来得特别大，把全屋人的视线都吸引住了。王老板道：“这有什么为难的呢？你再打个电报去，定洋上吃点亏，把货退了就是了。”刘老板以为我也是生意人，挨了我身边坐下，向我道：“格种法子，大家才会想。阿拉

生意上，同外国人蛮讲信用个，定洋向来先拨三分之一。要退货，定洋勿会退回几花来。所以阿拉勿情愿格样做。”我笑道：“为了庆祝胜利，刘老板就牺牲一点吧。只当你挣几十万洋钱当中，少挣一点。”王老板道：“几十万？他做的是五金电料生意，不到一年，挣了二三百万了。”刘老板笑道：“勿听俚话。俚自家倒发仔好几十万哉！”说着，很诚恳的望了王老板道：“规规矩矩，耐阿可以打一个电话拨秦科长，格批末事，就算俚公家定来里。公家愿意退脱仔，格笔定洋，算阿拉事先代公家垫出去格，将来公家划上一笔，问题就了结末哉。秦科长和阿拉来来往往，做仔几十万洋钲生意，俚腰包里向有几花，大家才明白。格转回南京，俚又要在新住宅区盖洋房子哉！格点小事体，俚总可以帮帮忙。自然，阿拉还有条件……”他说的时候，王老板只管向他丢眼色，禁止他向下说。无奈他放开嗓子，说得十分高兴，哪里收得住。王老板只好向他笑说家乡话道：“格位张先生，是报馆里向格人，拨耐刘老板格种闲话，在报浪登出来，阿要难为情？”我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是熟朋友，我也不能那样开玩笑。”这一下子，把刘老板的脸涨得通红，瞪了眼望着我，只管摸胡子。我只好站起来笑道：“你们谈生意经吧，我也要出去打听打听消息。”王老板跟着我后面，送到店门口来，笑道：“那刘老板是个酒鬼，你不要信他的话。”我点点头笑着。他忽然拉住我的手，向我低声道：“我倒有一件生意，想邀你参加。”我笑道：“要我做生意，笑话！”王老板道：“说明白了，你自然不笑话。我们几个朋友，原包了一只小火轮，专跑嘉陵江几个码头，现在好改跑宜昌一段了。我们打算不零碎搭客，包给人家坐。现在谁不赶着想回下江，这一定是可以挣钱的事。新闻界你熟人很多，可以替我介绍一下。我把这只船专门做新闻界的生意，好不好？你老哥要回去，无论家眷有多少人，分文不取。”说着，他伸手拍了两下胸。我还没有答复他的话，街上一阵喧哗，人像潮水一般涌着。在人丛里，有几辆大卡车，慢慢的移动着，车子上竹竿跳了长短白布横披，有的写着“抗战胜利”，有的写着“公理战胜”，有的写着“民族解放万岁”。又有十几根长竹竿，全绕着爆竹，直挑过人头上燃放。车上男女，打着锣鼓，带笑带嚷，一嚷身子一耸。马路上的人，不管爆竹在头上爆炸，莫名其妙的包围着车